



讀論語

北海葆素曹玘

學而第一篇

鄒南皋先生曰人即問有知學者又不知緊貼身來惟學說着一時字覺得一時不學便醉生夢死肌膚不會筋骨不束形神土木入苦趣中若時去學將通身融洽義理中自成自道說心之趣與人說不得有朋自遠方來是吾學通之天下人不知而不愠是吾學通之萬世必不愠如是始為真學心量通一分則外面通一分心量隔一分則外面隔十分。不亦說乎說字即相說以解無言不說之說。遜叟曰由時習而說朋來而樂皆學內之事未乃及人不

知而不愠何也。曰正為道果垂成。故防其漏。莫如名心。仙家大道將成。必有邪魔未擾。此魔由心生。學人亦然。愠含怒意。莫將這些子怒意小看。以人不知而愠。必以人知而喜。必轉而生諸種。世情心皆一點怒意所變也。道果垂成之人。杜機必堅。入螫必深。一切世情拈搭不上。然後觸之不動。至德淵穆。持世道有力。○遯叟曰言學術合下便挿人不知。又挿個愠字。曰此是學內合籠有的學。到十分名心亦增十分也。然必有有朋自遠方來之樂。聚而後及人。不知有以道術相應者。必有以道術相讐者。意見相角。徒黨相攻。遂至無所不有。故以不知而不愠。抹其名心中庸亦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鍾龍淵曰人不知

而不愠。人之意見不同。習氣迥異。有陽則有陰。有春則有秋。氣之不齊。自是常事。又不必是不學之人。即好學者亦自不一。如此而愠。分物我。辨異同。門戶既立。戈矛斯起。無論黨禍旋興。即此意見未融。畛域未化。便是學力未到。涵養未純。未稱全德。君子夷然。冲然。如白日青天。光風霽月。不分物我。不辨異同。視不知者。如同路而迷。同席而醉。方欲開發引掖。偕之大道。云何有愠。此其學力之深。涵養之熟。一團太和元氣。入我通融。不是制而不怒。而不形自不見。可怒不覺。有少怒耳。今夫柔條弱草。微風過之。東搖西靡。如百圍之栢。千尺之松。縱有猛風狂飈。亦自亭。正。不為所動也。不愠如此。乃為全德。癸亥鄒南皋馮少墟兩先生為講學去。國龍淵先生撰時習章送之。

周季侯曰有子提孝弟而斷以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兩好從心苗處拈出一念之乖便是犯根一念之拂便是亂根孝弟之人無念非順即此便與天地萬物和氣貫通隱然說本故接君子務本。○周海門曰孝弟為人之本仁之實事親本實二字不甚遠本是木之根枝從此生實是果種仁是生意無所不貫而托根結果則在孝弟如此則不必以為仁訓行仁。○趙伯雖曰本謂此心之根只此根千枝萬葉無不攝入故為仁之本只就當體說方見充足若說施由親始便是枝葉各離反不圓滿。○李長卿曰入土為根出土為本此所謂本蓋主由根達本而言事親事長本也愛親敬長根也務本者培植其根愛護其本而枝葉自生。○程正叔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未

夫親之仁也敬長義也性之德也謂性中無孝弟可謂誣性之言

吾曰三省章曾子未唯之先三省是三省既唯之後一貫即三省曰然則唯後不必三省耶鄒南阜曰未唯之先三省由于一貫既唯之後三省無礙一貫蓋嘗譬未悟一貫時如修行者恐睡布珠于地黑夜遍地尋珠既悟一貫時如以繩穿珠千珠萬珠不亂人在世界耳目眼鼻如傀儡然有一條線梭在得此一條線梭百般自由自提自放曾子臨終說吾知免夫蓋線梭一齊放下矣。○元素曰聖賢學問只在境上勘對自己境不離人種之私心不出人已兩字兩字最難最難尋最不肯尋于此尋得着參學事畢故非省察日之不得自己徹見源底也

道千乘之國先從君心說敬信為治之本次及理財愛人兩
大政又次及時使重民力以培國本。周禮均人職曰使民
以時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
年一日。

鄒南皋曰弟子入則孝章夫子教門弟子皆不越此入孝出
弟謹信是持身之道至于接人天地間人品不齊我若有分
別心自己門前地步不廣如何容得人泛愛眾一個不敢慢
他仁者要親他如此則大行克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句
是活語行此數事再無有餘時可見文藝乃有餘事耳不肖
于此甚愧謹字初意甚廓落廣大如今覺得不謹是個放蕩
之人甚愧泛愛眾語初意只是親仁不知愛眾胸中荆棘與
人爭遠今悔之無及。遯叟曰弟子章是從弟子身上認到

後來孝弟乃為仁之本一切民胞物與都在此如築基然此
日之培養是為後來用不是只完弟子此日之事。遯叟曰
弟子孩心未喪入便孝出便弟一出入不離這個把做家常
茶飯。狹儒分別區域柴柵滿腹一身之外無有餘地皆由
幼時憎嫌一念慣習至此汎愛眾即仁者天地萬物一體之
意為弟子時便要存此等意思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不
出汎愛眾圈子外。

遯叟曰賢之易色為何在君親之上蓋善惡關頭也此關打
不過綱常倫理如何肯瀝盡肝腸去做易色得力處直到能
竭力能致身交友信處住脚。賢之易色透于肝膈之內曰
真。飾于情貌之外曰色。易其色而真乃見緣賢人道德淵穆
非以精微之好與之不可入也是以聖人往之取真而汰色。

如曰顏色近信曰色取行違人世一切浮文縵飾皆色也易色而後賢之得加能竭力能致身交友信皆懇惻篤摯之事與色身正相反。○凡倫常只淺處便難捨了淺處無深處可說力即凡為子者所具之力身即凡為臣者所有之身力罄竭于親無有留餘身委致于君無有顧惜與朋友交相要相証言而有信只此情理實地做去而子道臣道友道已在深深處也。○竭力致身步之從遣不過處做虛意游辭君親分上可容此乎李瓊生子後移居母室夜十餘起母曰汝年未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余謂此不親手如失者只為自心上過不去耳人子無此不經手如失之心即明知其有失亦安之正為心上過得去耳此淺之已在深之處也。○雖曰未學二句特抑揚其辭以深許其得學之實故斷然說他是學其果然曾學未學俱置不論

周季侯曰不重不威聖人論學如何從外邊說起學先器識器識者一生人品之大局段也局段具而後可與求精微如棟梁具而後可與求堂構此章先定君子大局以下步之說去總見君子學問表裡夾持如此。○元素曰君子不重厚重乃心之凝定處心既斂而向內矣更又于何處覓學凝處即心之凝處即固。○陸象山先生曰主忠信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出。○遜叟曰何善山曰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豈不是切實功夫但說得似易放下甚難若私意已

嘗掛根雖欲放下却不能矣。須有好仁無尚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掛根二字最警。此為憚改者下一針也。○過則勿憚改。克治本領定從改。過未未有過宿于心而談學問者。聖人往々以改過教人。然奪其所護。攻其所迷。揔不如破其所憚。使立下直返耳。此聖人按穴鍼砭之法。

呂涇野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只是家庭日用常行之事。如作一室。易一器。換一門之類。便似嚴父在前。不忍遽改。雖室不麗。器不美。門戶不便。亦因仍而安之矣。此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意。所以為孝。不必在此推求善惡。

元素曰：禮之用。章有子此言。為世之為禮者。發禮不可為也。為則于人性之外。添出一種勉強做作之態。名為做禮。非禮也。禮者何性也。規矩準繩皆是人心合當如此的一點真實之意。由之則順。不由之則不適。本無勉強有子此意。為勉強者設也。○用禮者由于不知本性。即為禮也。故用之不適。則以為強。世病坐于不知禮意。及至知禮意矣。又病坐于知禮意。禮意不可使人知也。用之則是而已矣。不可使知。不可使不知。不知而用之。則強其情。知而用之。則薄其性。兩者皆性不用事而情用事。故迷性之人之于禮也。不拂情。即蕩情。○

遯叟曰：禮之用。不是人用禮。乃禮之為用處也。小大由之。禮行也。有所不行。禮不行也。不是人不行禮。乃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有窒礙行不去耳。○周海門曰：禮之用。和為貴。晦翁曰：禮如此。其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和。須知吾心安處便是和。解和極透。註中以為從容不迫。

周季侯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惟心裡有一合當着緊事方能無暇他及若此心先無寄頓何能無求事即聖賢一大事心上只有這件事做安得懶散心上只憂這件事不完安得閑講又就正有道何也這事雖有頭柄却要針鋒相對分毫不錯儘有蓋世聰明徹底學問一不細忖儘會錯路然不是正此敏事慎言乃從精微處討對同耳這般心腸寧有一刻放手時故曰好學。梁無知曰敏于事與行不同說事便真有一件事在如農之耕女之織非謾言也。

徐肇律曰子貢貧富中立得腳定夫子就他得力處下一轉語子貢便引詩馮悟把從來自家道好的盡情撇却夫子乘其開悟復下一語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不是讚揚他是鼓動他妙在往來二字曉得往從前習聞習見消得去曉得來見地所謂開却無盡藏終身受用不盡者

南皋曰不患人章天下不太平總只是不知人顛倒錯亂不當司風憲者司風憲不當鎮撫者鎮撫不當要路者要路不當用者用不當退者退不當閒散者閒散不當舉劾者舉劾以致民生不安杜稷不寧若真知人如置棋子車馬相士各安其位善奕者當出車馬則出車馬當用相士則用相士一着不差所以人不已知不過一人否泰若不知人閑繫世間否泰如何不患歐陽六一說為臣不易以知人為第一義歷試而知人之難也。

為政第二篇

律曆考曰北極五星其前一明者為太子其二最明為帝座

三曰庶子四曰后宮其五差遠而不甚明者曰天樞即北極也然北極一星亦非北辰其不動處無星謂之辰就辰傍取一近星識以為極而北極一星尚就近環繞耳自漢至齊梁談天者皆認北極星為紐星即不動處惟祖暅之以儀測知不動處猶去紐星一度有餘自唐至宋又測紐星去不動處三度有餘南宋在臨安測紐星去極四度半元志則但從三度之說今即璣衡度数於紐星就近設管以目力圓轉求之百刻一周圍圓取中自得不動之處出地幾十幾度矣北辰出地三十五度以漸而南益少也北辰一定以測黃赤道內外勾股去極去地之度乃得其真其四面則經星隨天左轉日月五緯右轉有似於環遶歸向者故取此為譬。南皋曰近者為政以德將人君看作木偶人將心思運到虛

無裏面去真糊塗也謂北辰不動乎夜看斗柄東指天下皆春矣斗柄南指天下皆夏矣斗柄西指天下皆秋矣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矣北辰也將斗柄指一指如何說不動古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今吏禮二部知道是君指春矣戶部知道是君指夏矣兵刑部知道是君指秋矣工部知道是君指冬矣一指而四氣咸備是謂法天無為而治其舜也歟即此指遯叟曰思無邪不言詩之體言其用不言詩之岐言其歸就作者之情通于讀者之心油然而有會處是用即其意之殊以竟其致之同截然住脚處是歸感發善心是詩之言善者之用言善者之歸懲創逸志是詩之言不善者之用言不善者之歸究其用與歸方見全詩蔽于思無邪一言即男女淫哇之什其詩皆邪然總蔽于思無邪之一言

周季侯曰吾十有五章學之有矩譬如射之有的也當其志時射力未到而心眼無刻不在的上故仰臥三月而射可貫蝨夫子定志之時便覺一切傍趨粘搭不上一起手便在最上一乘做。周海門曰志字最要緊直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三十而立註云到此無所用志矣志可有時不用乎。王陽明曰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志立也雖至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一毫私欲之萌即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時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

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周季侯曰不惑者理上無碍也學至不惑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了然無疑可謂光明洞徹內外矣然習氣間興感物而動日用百為不知不覺帶着習氣而往是尚有我在未便與天相通夫子五十時舊習之氣消融已盡視造物與我毫無間隔於穆主宰直在聖心之變化所謂事上無碍事上無碍聖人學問是寔如此。遯叟曰夫子女意母必母固母我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無可無不可便是知天命到此一切習氣我見俱脫化矣直是空空淨淨任天而遊耳。梁魚知曰耳順如自家家裡人說家裡話提起便詳、悉、毫無隔礙毫無思議是何等地位知天命猶覺是天命到此天命亦為家常矣直恁平常。遯叟曰順與逆對舜之聞一善言若決

江河沛然莫禦者耳順也。顏子之與言終日不違如愚耳順也。○從心所欲似圓矩却方。聖人徹底是方不在圓處行中。庸曰上律天時律法律也。何等精嚴可以仕則仕云云。人都作圓境會不知可以字界限斬然針芥不放只從心所欲便都針鋒相對。又曰孟子辭受取予儘有放過處緣尚未至所欲不踰矩一步。所以時在圓徑上走。○涇陽南泉兩先生問答涇陽云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則四十以前乃在惑中與曰不惑即不惑所立者耳。若未到知命耳順不踰矩地步即七十亦有惑。但聖人所謂惑微細惑為入道之地。吾輩不得進只是不肯疑。到死方謂之聖人。再無有自足時節。○涇陽云學到知天命至矣。由知命而耳順還隔十年。豈知命時尚有未順耶。南泉曰知命者知性也。吾輩初入門久

入門於性地難道無窺處。惟覺隱。疑情未斷則亦有不順處。至耳順則于知性處無順無逆耳。○又云耳矣而順乎。知命之果矣而結乎。從心之因矣而起乎。有漸次乎。無漸次乎。無漸次何以遞別而為三。有漸次精粗難易不近倒置乎。南泉曰結果原未發因發因即是結果發因地總不外一志。小善人即結小善人果。志善士即結善士果。志真在聞道則有漸次也。要。走過。走過。然後無漸次處。自然透得穿。透得穿。如白沙先生云。一齊穿紐。一齊收拾者。自然理會。倒置與不倒置。無可言說。海中皓月。撈者知之耳。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時。提醒此志。學即知命也。耳順也。從心也。吾輩今日萬分苦心。美不得。夫子志學處。願各勉之。○周海門曰。問夫子吾道一以貫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但得一萬事畢。

更無等待無漸次又云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云云倘夫子以六十終也尚從心不得耶從心不得如何能貫如何死得曰日輪升天歷朝而午而夕一日之照始圓光之和猛步之推移不可云無漸次此所以有志學至從心之分然只這一個日輪無第二個豈非一貫祕出時光便完全就使未到中天欠缺什麼何不可死之有

孟懿子之父僖子嘗相昭公如楚耻不能禮輔將卒遺命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而學禮焉懿子雖師夫子而僭禮如故也夫子嘗以墮三都之命請於定公季孫墮費叔孫墮卽懿子獨惑於公歛處父之謀成不果墮與歌雍以徹無禮甚矣此夫子答無違之隱意

遜叟曰夫子與言終日不違如愚卽顏子之如愚如此則夫子之與言者可知總相遇于如愚中覺得詩禮之言啓予之與境地眼光景可尋足發者機神融液滴不漏宛然大地生意遍滿故水流花放發于地上如此只總結一箇如愚

何善山曰觀其所由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是真心否若主意是私心縱揀好事為之皆非矣又曰本根是好名之心雖孝親敬長溫清定省還是欺心○遜叟曰觀其所由之意所從來也漢文時趙談欲害袁盎○兄子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談駭乘盎伏車而諫談泣下車使非史傳存兄子之謀則盎之直諫世豈知其故哉凡直諫而抱盎之心者何多此其所由非也
遜叟曰溫故而知新師人者欲其聞言得解世道人心別有一番提悟非溫故知新不可若是標掠數言未從源頭悟

見新機便欲開牖群蒙必誤後學夫子蓋為淺儒而據講席為人師者言

邈叟曰余官太常時高景逸先生舉先行其言章余曰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非先行其言而後言之即不言亦可蓋先行其言則所應說的都一一行矣不言而言隨之不是言于既行之後

邈叟曰君子胸次大邊幅遠故無不在愛中小人胸次狹邊幅仄止在所私匿數人小人昵情作事意同膠漆然和謀以比而造嶮惡以比而發君子周以和合群力小人比以傾陷正類要各究其用處

元素曰攻乎異端章平常道沒路徑不用深攻要人自得亦沒入處入進去亦無奇特異端有城壘有門戶莫攻城不怕攻進去只怕進去永久出不來何以故他家有奇嶮動人心靈盜人骨髓處故虛空積放蕩放蕩積棄滅棄滅積慘毒慘毒積誅夷誅夷復化為虛空如環無端故曰害已○邈叟曰異是一種奇險之道反其性情道德之常其道新奇而可喜故能動高明才智之意攻如攻城攻壘者攻城必下攻壘必破攻異端必窮其底裏神髓異端有大慘毒大誅夷在其底裏神髓間一抉及此伏當盡發則世道人心受之害必在倫常在人心在世道端終尺寸害則尋丈故欲一道德以同風必嚴異道必絕始芽必治奇淫好異之民○田夫夏

廷美曰攻乎異端異端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學之初念其發端果是何為乃為正學

元素曰由誨女知章女知之知是為靈知靈知之知是為心

體此夫子直提心體示人故曰言忘于言之所不能言而心
休乎知之所不能休知不知是思量揣度邊事靈知是父母
未生前事知不知是識非知非不知是智何以故靈知非知
不知之所管相無所知故無所不知有所知即有所不知種
種尋求取捨迷悟聖凡之相皆從此知不知生去○王龍谿
曰強不知以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
不可含糊將就過去見在知不得的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
不可尋討兜攬過來只此兩言便盡知之之道○遯叟曰人有
自認之知一勘問本心却又恍惚轉換不敢把定至于所
不知者本是迷見誰能見迷是將知不知一路勘認到家的
至此更無障礙之心○堯時齧缺語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

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不知之非知邪世儘有大聰
明大意見的將知認作不知將不知認作知兩下認識不定
判斷不開終身在知中終身不知是知終身在不知中終身
不知是不知自有靈光不能認取○王陽生曰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為知之未足盡知必為不知然後是知人知知
之知而不知不知之知故以此提醒之

遯叟曰闕疑掃其所疑也慎餘又掃其所不疑也○周海
門曰言寡尤註疏尤過也過言自己不言外至○遯叟曰寡
悔之理自內出提悔字教人自問本心聖賢行事要從自家
不悔處做

遜叟曰人而無信，輓軌是指其閑通處。蘇子由曰：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于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與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其何以行？惟為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于牛馬也。輓軌，轅端持輓者，車與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然後知信之為輓軌也。

遜叟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即制度損益，即禮內之損益。損益總是因三綱五常，是與天地不毀的說。不得因註以禮為三綱五常，却另添制度文為之。損益不是。○百世合周秦以後百世之事，皆包于此。凡治氣亂氣，總在一損益中。損益總在一五行循環中，不是只以前代已然之事作死板子說。越絕外傳曰：孔子感精，知後有強秦喪其世。又曰：權衡

相動，衡伍相發。又孔子曰：立德之教，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五行更用也。此百世可知之旨與。蓋即五行之數，太終復初，以按百世之故，所以知百世。如或繼周百世可知，言簡而旨奧。○管東溟曰：夫子所謂百世可知，寔知繼周以後損益之事，即其以秦誓繼周書，以春秋大統之義待後世，可想已。其本則從知天命中來，固不類後世術士之歸學，亦豈如談道家之茫然論理而已哉？若朱註知來之說，則記誦詞章家孰不能知百世？子張可以無問，夫子可以無答。

元素曰：見義不為，看見字。今人赴義，皆是思量比度了，方做去，隔了見多少時也。見為初念，見為真心，見合真理，由真理鼓將去，是為真氣。稍錯了見一毫髮許，不知暗中已虧了氣。

千萬丈許尚自不知

八佾第三篇

揚復所曰前章是熱批後章是冷挽。是可忍孰不可忍從受不過處打動教他心頭自撞起奚取于三家之堂從朦懂處剔醒教他心頭自冷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兩下開去教他自家勾搭不來聖人之痛惡權臣教他哭教他笑教他哭不得笑不得。古言曰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人數亦宜減諸侯則六六三十六人遯叟曰宋文帝元嘉中太常傅隆云杜預注左傳佾舞諸侯六

六三十六人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以八為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此義甚當。禮記曰理人勞者其舞行綴遠理人逸者其舞行綴長故觀其舞知其德。如禮何如樂何禮樂與仁何別涇野曰如今日長少次立是序中間從容揖遜是和出于真誠惻但是仁然必仁為主則自然無不序無不和。

叟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季氏聞之不勝耻淡這便是夫子救季氏處。

遯叟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易者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詩曰棘人樂之此入子何等時曰棘曰樂之當至情匆

遽之時何處照管習熟之節文乎後世大道不明天然情臧自應以節文習熟作居廬之禮

遜叟曰君子無所爭勝者負者總在一禮中在是非場抹殺是非心在得失場抹殺得失心若全無是非得失一味混俗和光幹不得事雖不爭一混人爾就爭一邊認○凡做事須合大眾合大眾必各出其見若見不從國事起而各懷其私見各赴其私局便有懨懨有傾軋爭而戈矛也此爭不可有若見從國事起而各揭其公見各赴其公局合之可以相成不合亦足以相下無懨懨無傾軋爭而揖讓也此爭不可無○出手做事意見自是不同着數亦自各別若能融其町畦衆心合和如出一手中間豈無得失不必諱失以為得不必矜得以形失濟國之事不以私見參得

失要分別精神要渾同以渾同之心為分別故不可無此等分別也○古言曰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偕又揖升堂又揖下而飲者射既畢揖而下衆偶畢又揖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觶豐上立飲卒坐奠觶豐下季長曰多美飲少美孔又曰勝者袒袂執張弓不勝者脫夫持弛弓○遜叟曰勝者乃揖不勝者升是負者先升勝者繼進

梁魚知曰巧笑節何謂也統問三句何旨尋其詩柄也非止問素以為絢一語舊以子夏不解此語可笑繪事後素正是詩柄○遜叟曰禮是經緯天地之大道從來未有判斷為後者子夏乃為禮尋其元脉在人心則太素之先在世代則虞夏之先此等見地儘開發儘警醒全在倩盼素絢之外若與言詩三百篇都如禮後之悟從詩外得詩說一番便開一

番靈通豈不快然。○昔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邈叟曰：禮後一悟，可謂見詩之裏矣。○周季侯曰：禮後一悟，子夏不是抹殺禮，正深于求禮，見禮非無自起者。夫子一生綜禮，正想着本在恍然曰：起予者商也。三百篇盡如此看，何等快活。論詩知學，未免死煞。○又曰：世人講禮後，只說得文後禮，該文質通體俱後。

叅曰：夏禮吾能言之，能言能徵自家就是文獻，末二語徘徊托慨，似以已言為文獻，而望人徵之耳。若真以文獻之足望祀宋，便成癡想。

禮記祭統曰：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灌，郊特牲曰：氤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祭先灌自灌而往，不欲觀，當初祭時，便不欲觀矣。

邈叟曰：或問禘之說，吾身出于父母，父母出于祖，祖出于始祖，始祖又有所自出，近世之祖精神未散，子孫猶能想及，若初得姓受氏之祖，精神湮沒，况初得姓受氏之前，意想都不及到，今反本窮源到此，所謂海上無一人，忽生一人者，今此之民，總是一骨肉之身所分耳，故合天下而一之者，禘之微義也。○周季侯禘祭祀始祖矣，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這種心腸，直要追到渺茫不可測識之始，尋求至此，天下之大，只如一滴骨血，何親何疎，何遠何近，試看眼前諸人，苟求

其始總是一家有司識得此意決不忍一念戕民百姓識得此意決不忍一行乖俗一勾微波直歸涯下一絲雲氣直到微茫莫粗看。葛屺瞻曰於天下不是治天下乃天下事理了然目前如示諸斯一樣示者物來呈示不是我去視物丘毛伯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兩如在摠在心上不重鬼神來格如不祭只是一點孝敬不自安之心若認真便無味風俗通曰周禮顓頊氏有子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于盆尊于瓶明堂月令孟冬之月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于民豈老婦與。遯叟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此言可恠不止人心至此只知有媚却有受媚之人在媚更用得着也然世道既變則合陰陽之類都變却有受媚之神

在媚又用得着也若使媚用不着媚者心冷人何肯用媚考索曰郁々乎文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漢儒也董子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馬遷曰夏之政忠々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々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僂救僂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矣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說必欲忠質文迭救而後可以無弊者董子也詩書易春秋孔孟之言無是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曰郁々乎文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僂漢儒乃攷々言之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則君臣上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

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不相瀆亂也書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夫子於堯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押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牆之制至周人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々也二代非不尚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々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僭強之國不聞矣宮室車旂衣服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有常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從周以為救糾紛者莫如周文也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從質至周復以文教夏商之弊蓋以周之文末節之紛々故過為此說耳

或人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為不知禮不曾見過的原該問問就是禮記云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入門問諱可見入廟問禮豈不是禮

周季侯曰欲去羊與愛羊愛禮皆是痛惜古禮之亡間居嘆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亡矣何忍

去之當日情事同是一腔絕無排擊子貢意。○律曆考曰告朔之禮天子十二月明堂所居各有其所惟閏月乃居門中故字從王在門中諸侯告朔於太廟閏月則居廟門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傳曰非禮也不告朔棄時政也蓋諸侯先以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後以禮祭宗廟謂之朝廟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又不視朔故曰非禮也棄時政也漢書載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申在辰而司曆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公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故子貢欲去籛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

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夫曰以閏餘一為節首者謂當以閏盡歲為節首未盡一歲便為節首失正也考襄公二十七年左氏書經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傳十一月乙亥朔日食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法推是年乙卯歲十一月交

程大昌曰閏睽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非以詩言也或魯太師奏樂及閏睽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云皆從樂奏中言之非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旨謂閏睽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爲是閔睢之義也。閔睢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着于淫哀傷者。

夏后氏以松，宰我之對亦有本。周禮冬官有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如松栢，扮榆之屬，地宜松則名松社之野，地宜扮則名扮社之野。但立社之本不在此。○蘇長公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下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

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荅焉，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也，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行也。

呂涇野曰：管仲器小，因或人不曾問及夫子，亦未說出。當時楚既僭王，不知責他，却責包茅不貢。惠王欲舍世子，鄭而立帶，以大義諫王，未有不從，乃為首止之會。在世子是以子挾父在，桓公是以臣挾君，二事皆是器小不能見大處。○張侗初曰：管仲器小一語，是相天下定案。君子不器，神用無方，有何聲色功勳，可受驅遣？只因管子功名發根，便為功名所用。○凡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于門外，諸侯大夫設于門內，庭中。○梁魚知曰：然則管仲知禮乎？然則二字極急，胸中先有成見，故先以管仲儉乎探之。管

仲不儉或人亦知之待夫子說他不儉即以知禮歸之美儉還似器小知禮則不器小矣此或人之意

周季侯曰若謂夫子必得位設教則說封人眼孔不着封人一見便相定了夫子的結局聖賢現身各自有為封人却從千古聖人局面之外看出夫子一番出世因緣非具天眼者不能
遜叟曰盡美盡善盡美者聲容之盛如搬演雜劇唱得好做得好盡善者如搬演忠臣孝子之事未盡善者如忠臣孝子蒙晦遇難不得已而舉事者然皆自奏樂中見

周海門曰君上不寬章註疏謂言禮意不言得失

里仁第四篇

張侗初曰不擇而不處是虫之民一覺便轉擇而不處是好徑之民永斷歸路

梁無知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是苦海仁者安仁是彼岸知者利仁是寶筏。仁知二句俱以仁字為骨是從仁覓安利非由安利覓仁

元素曰富與貴章雖自富貴以至于終食尚未盡因何聖人獨舉箇貧富又說箇不以道富貴貧賤是英雄難打過處不以道是賢人難打過處于此打過見識學問人品可知只是打過最難不則忽地被換却不覺不知然則如何須是無時無處不是這箇方是。遜叟曰富與貴章仁不惟世情入不得道緣亦入不得故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以其道得之不去道在世情欲惡之上仁在道之上。陳眉公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插入名上喝醒凡情最得力。遜叟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由食至終咀嚼厭飫自有天適不着意而意

在意在而實遊乎無意有意無意之間一切心都着不得着不得處不違尤難。君子體仁之功只認箇見在不起心不戒心生機惺之直是平之鋪去見在食時即食時便是現在從此百年處之皆認見在也。

遯叟曰惡不仁者下挿其為仁矣蓋心不在仁即不知不仁之之可惡此理欲不容並立之勢也不使得力處全在此遯叟曰各于其黨主好一邊或為情理隱忍而過或為事勢迫激而過如孔子愛君諱過是一類如周公愛王室誅管蔡是一類不必及小人過于薄過于忍下只曰觀過斯知仁遯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筦生死聞道者諸漏皆盡謂之聞道如是纔可以死纔能死漏未盡尚未可死尚未能死也古至人聞道不同死亦不同有聞道而欲先死者有死而

顯大靈變者至人聞道後往之如是儒者且漫拈此義。鍾龍淵先生曰夫子言朝聞道可夕死必知夕可以死而後為聞道夫生死一也未知生焉知死未知生則不能順其生又何能安其死其生也營之戚之嗜利貪名終身役之雖至耄耄此中無一息安閒無一息脫洒及其將死一息幾絕百憂煎炙哀之悽之粘之惹之不得伶俐潔淨飄然長往如此安能無恨於死謂之可以死可乎不可以通生死如何為道如何為聞道之者何太極有其理無其質活潑負融澄虛朗徹無始無終雖山河竭壞萬有消沉而此極不易此性命之真所謂道也理氣渾合有動靜有陰陽有晝夜有春夏秋冬生而為物則有始終有成壞人則有生有壯有老有死有齒生有髮落有語默行藏至於一寢一覺一夕息出一夕息入皆通於

造化一道貫之其動也陽也晝也春夏也物之始且成也人之生也壯也齒髮之生也行而語而覺也一息入也皆生之類也人與造化萬物同也其靜也陰也夜也秋冬也物之終且壞也人之老也齒髮之落也藏而默而寢也一息出也皆死之類也人與造化萬物同也至於動不能不靜陽不能不陰晝不能不夜春夏不能不秋冬始不能不終成不能不壞少壯不能不老死齒髮不能不落行不能不藏語不能不默覺不能不寢息入不能不出此理與氣之自然不得不如是人亦與造化萬物同然造化萬物不能無遷變而人居其中塊然血肉欲獨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君子生順其生死安其死悠然於天地之內隨其所化游衍自如生可也壯可也老可也齒髮生落可也覺而語而行可也止而默而寢可也息入可也息出可也息絕亦可也如春有冬如旦有暮與時俱運與化俱流而吾心坦然安有不可或曰死無不可則一任之乎曰是非吾所謂可也生則樂天知命盡性敦倫隨感隨應隨應隨化如行雲流水如霽月光風蕩坦無拘無係視此世界常似春風沂水與人交際常如童冠偕遊雖其未死已是光之淨之天地中一箇間人至其將死一無係戀一無愧赧一無恐怖潔之清之脫之洒之如却帶脫屣吹燈就枕如是則可不如是則不可故謂之無恨於死也試令凡人屏去雜念返照靜觀此中虛靈光耀亦自澄然炯然何常消滅此非見道者不能

惡衣惡食張子韶傳子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漬墨汁至夏裹

之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去頭至足理會形骸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世人役之然為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不暇特可為發一笑耳

君子之于天下楊慈湖解易曰心非血氣非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為己私若一物然聖人去心之名然後已私釋而虛之神見。遯叟曰有心尋義便與義踈故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義不在適莫之外而適莫不可為義。是無心之適莫適莫是有心之義。袁伯脩曰義之與比無適無莫就是比義蓋性體圓而虛寂而照于中覓善惡是非可否得失同異諸相本不可得世人取舍情生分別意立與此性體相去遠矣聖人雖有取舍而實無取舍雖有分別而實無分別亦無取舍分別之見是以繁興大用都合當體比字最親然說出便踈總合便離了也

周季侯曰小人懷惠不言懷利而言懷惠者何只為胸中純是一片私恩小惠的心憧之往來全不知有天理國法終其身營之役之相嘔相沫雖至背公誣上亦所不惜故特拈出蓋私恩小德之酬也

遯叟曰禮讓為國讓者禮之實品式文章森之秩之是禮有精意貫徹其中是讓之便籠得禮住禮便籠得國住各以精意喻于品式文章各泯其跳越躐陵之意為國何有不能以禮讓籠不住禮如何使禮使禮不得如何為國

鄒南皋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學者只謾讀聽說立字淡然無味不知立是特立之立挺立之立獨立之立特立如群木萬卉蒼松特秀挺立如駕一帚洪濤不隨波逐流獨立如孤峯獨聳學者有位更硬着肩頭定着脚根遺佚不怨阨窮不憫萬死不悔始成立字不然如敗絮舞風寧有了期

遜叟曰吾道一以貫之夫子言一貫非忠恕也原來曾子之唯已不在一貫脚跟下盤旋昔有大慧老人參歷所及不欲後人機緣事業落在繩墨行中若迷先德祖業然老舍向自家屋裏說自家屋裏事本分如然祖宗何與曾子所謂自家屋裏說自家屋裏事○遜叟曰曾子已自悟得一貫親證其體夫子然後印之令絕餘疑曾子唯之下直將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一切透過銷融成一箇又散作千百萬箇也○張侗初曰曾子

非昨誤而今始得元未向日之忠恕便是今日之一貫今日之一貫只是向日之忠恕隨他名孝名弟名仁名義名禮名智多學只是此一改頭換面別無伎倆商量故曰而已矣悟全在此三字曾子分明至是而始悟忠恕非借忠恕影一貫也
遜叟曰喻義喻利義利原是同途喻始判于神髓之間義利始分君子小人始各由所喻劈開兩邊去

葛屺瞻曰勞而不怨父母使我以不堪之事極其勞苦只是依順沒有嗟怨自始之終一味將順那裡見得是諫大舜遇着父母頑謂何曾有一句說父母不是祇載見瞽瞍夔之齋慄這是又敬不違即使完廩浚井亦只慕父母這是勞而不怨瞽瞍亦允若終被感化是善用幾諫樣子
耻躬不逮不必以行字代躬字躬與行有分蓋道德事功無

一不在躬上負荷如任重道遠是何等分量古人以不逮為耻所以言之不出躬字內添不得行字逮字內用不得言字南皋曰以約者十分縱談時不盡十分縱談話十分順意時不作十分順意思十分得為時不幹十分得為事此是大福氣的人大德量的人

周季侯曰世人儘有脩名立節高自標持却只成得一家之業縱然動人欣慕終與人心不洽惟德之于人如饑食渴飲不期其合而自合此人心之同體故德不孤必有人未親附

公冶長第五篇

曹貞子曰禦人以口給此無事實而直以口頰搪抵者俗人以市井之言佞士人以道理之言佞俗人之佞人知之士之佞人不知誤人誤已若斯者衆矣

歐陽南野曰吾斯之未能信尋常說道理非不了了至于當機對境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觀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作障礙○遯叟曰吾斯之未能信開要從心上打過處做却認得都是打不過的又曰平日見解如此臨時又把持不定是未信之在末事時所見如此直透到臨事時定是如此○張侗初曰聖賢用世多要自己拿得出來信不過便拿不出只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信手使用隨叩便答此是信處漆雕開被聖人一逼便說出真話來昔人頌曰心地寮々揣捫時自家痛痒自家知直將痛痒從人說笑殺含糊體面儒○周季侯曰大凡見解上的信易實境上的信難今人儘會懸斷古事談論道理何等了了到實際上這些俱用不着可知平時自信者俱非本色都是含糊自瞞過也漆雕開查得自家是

寔有信不過處決要打破決不肯糊塗苟且這種心腸方稱真篤這種學問方得牢硬這種人于世上方纔有真正究竟決不是體面上安排半水裡挨轉故夫子悅之

陳錫玄曰孟武伯問子路仁乎以治賦與子路而治蒲三善復優于宰以宰與冉子而清之役冉子用矛復優于賦兼才也。遯叟曰可使治賦周禮賦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之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十人步卒七十二人故治賦有三丘出牛馬甸出長轂馬牛甲士步卒以時教閱備攻戰之用此治賦也

遯叟曰顏子子貢各得聞一一是此理統宗處知十知二只在聞一淺深處討子貢亦從德性中窺見但顏子合下德性凝聚故能聞一了一觸發在此究竟亦在此子貢有照有漏不能徹底與顏子本末潛藏元無漏洩者不同。趙伯錕曰一二十等字是擬議之詞十者全體之象二者對待之象原非實語。鄒臣虎曰聞一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喻其明體有盡不盡耳。遯叟曰弗如也聞一處弗如非知二處弗如。張子韶頌云豈是于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踈若還真果能聞一安得其餘更有餘

遯叟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至人人我同觀總此大道上往來總挹取一公欲總愜適于性情之內是何等境地。聖賢之處人已即以人已之性情處之我不欲人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受用在

性情之際。一切憎嫌。畔援忌嫉。怨毒。種種私心。至此都盡。想此世界。心地快然。程伯子曰。人將這一個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皆是自私。又云。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我願為太平之民。

呂涇野曰。性與天道。只在文章上求。如孔子有姊之喪。尚右。門人皆尚右。夫子曰。丘有姊之喪。由是門人皆尚左。一拱手。是文章見于威儀。而尚左尚右。便是性與天道。冉求問聞斯行諸。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答二子之問。是文章見于言詞。而一進一退。便是性與天道。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理。

久而教之久。字內有多少變態。凡凶終隙末。傾軋排擠。貽禍國家。多由不耐。久未久而能敬。只是始終一個心耳。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事君交友一也。

遯叟曰。靈龜知吉凶存亡之變。不過決疑示兆而已。非能為禍福者也。山節藻梲。有妄心真幸意。何如其知。所以盤詰之。

○劉更生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趙伯離曰。三思而行。夫子亦無貶詞。如云三思自是致慎。然再思亦已可矣。未嘗言三思不可也。三則私意起。而反惑不

是認三字為三遍尤不是

遯叟曰甯武子明白行事是知不可明白行事是愚作事而毀其形不可使見與讐者共而讐者不知履危蹈凶而凶危不能中沉晦艱貞權以濟變以此成公反國而衛國之禍解後漢魏劭之于史弼庶范之于鄧融皆能變形濟難畧近之○葛屺瞻甯武子若稍露一斑必為晉人所忌從君於難至於士榮殺鍼莊子刑而武子獨不被害又至於納索饋貨醫衍而晉人終不疑則其機推之妙必有裝呆作癡深自晦藏巧於用知處故其愚不可及○王守溪曰有道無道皆成公時有道以復國之後言無道自失國以前言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嘗盟于向至三年武子始盟于宛濮是莊子死于二年間而後武子為大夫也文公之死久矣武子

何緣得事之

元素曰狂簡章狂何以簡狂者直入聖域堯舜事業素位見前此箇見解合下就是有甚多事直截不犯周折不落作為何等簡易此箇地位高明灼爛不落腌臢卑暗故曰成章此是向上第一人分上事雖然古德云向下看若解向下看和這箇也多子一切高明現成公案却用不着雖欲不歸實落不可得乃聖人原不曾裁他而他自裁也○自己裁不得自己故曰不知何以故眼不能見眼心不能知心若有真正作家鑪錘向這裡一點也用不着一一歸實尚自不覺○遯叟曰吾黨之小子狂簡狂何以簡也凡人周旋世故陪奉人情是添多少委曲多少支節狂者胸臆直據不犯周折只此本等精神本等面目故簡之正其狂處

性情之際。一切憎嫌。畔援忌嫉。怨毒種種。私心至此。都盡想此世界。心地快然。程伯子曰。人將這一個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皆是自私。又云。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我願為太平之民。

呂涇野曰。性與天道。只在文章上求。如孔子有姊之喪。尚右。門人皆尚右。夫子曰。丘有姊之喪。由是門人皆尚左。一拱手。是文章見于威儀。而尚左尚右。便是性與天道。冉求問聞斯行諸。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答二子之問。是文章見于言詞。而一進一退。便是性與天道。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理。

久而敬之。久字內有多少變態。凡凶終隙末。傾軋排擠。貽禍國家。多由不耐。久未久而能敬。只是始終一個心耳。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事君交友一也。

遯叟曰。靈龜知吉凶存亡之變。不過決疑示兆而已。非能為禍福者也。山節藻梲。有妄心真幸意。何如其知。所以盤詰之。○劉更生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武仲立三年為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趙伯離曰。三思而行。夫子亦無貶詞。如云三思自是致慎。然再思亦已可矣。未嘗言三思不可也。三則私意起而反惑不

是認三字為三遍尤不是

遜叟曰甯武子明白行事是知不可明白行事是愚作事而毀其形不可使見與讐者共而讐者不知履危蹈凶而凶危不能中沉晦艱貞權以濟變以此成公反國而衛國之禍解後漢魏劭之于史弼庶范之于鄧融皆能變形濟難畧近之○葛屺瞻甯武子若稍露一斑必為晉人所忌從君於難至於士榮殺鍼莊子則而武子獨不被害又至於納索饋貨醫衍而晉人終不疑則其機推之妙必有裝呆作癡深自晦藏巧於用知處故其愚不可及○王守溪曰有道無道皆成公時有道以復國之後言無道自失國以前言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嘗盟于向至三年武子始盟于宛濮是莊子死于二年間而後武子為大夫也文公之死久矣武子

何緣得事之

元素曰狂簡章狂何以簡狂者直入聖域堯舜事業素位見前此箇見解合下就是有甚多事直截截不犯周折不落作為何等簡易此箇地位高明灼爛不落臃腫卑暗故曰成章此是向上第一人分上事雖然古德云向下看若解向下看和這箇也多子一切高明現成公案却用不着雖欲不歸實落不可得乃聖人原不曾裁他而他自裁也○自己裁不得自己故曰不知何以故眼不能見眼心不能知心若有真正作家鑪錘向這裡一點也用不着一一歸實尚自不覺○遜叟曰吾黨之小子狂簡狂何以簡也凡人周旋世故陪奉人情是添多少委曲多少支節狂者胸臆直據不犯周折只此本等精神本等面目故簡之正其狂處

遜叟曰乞醯之事全是周旋世故此等事最壞心術他只一味模稜委曲在人情上陪奉分明是鄉愿一派蘇長公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陳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者貴其真也

南皋曰顏淵季路章庚寅在都下唐侍御董少卿同予酒坐間問是章予曰二賢只為多了願字願一起爐作竈夫子隨地成金帝王也做得聖賢也做得中下平常人也做得那箇人無老者無朋友無少者如此歡喜過日子徹天徹地亘古亘今無願無不願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一起願即動意即非○遜叟曰安之懷之信之是終身做不了的事是終身不肯休歇的心

聖人勞其心于天下時在念不肯放過如此

雍也第六篇

劉更生曰可也簡之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之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遜叟曰居敬而行簡之畧人居心處先自厭煩故一往率畧尚未見事如何只此意思便不是敬則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心有把柄只當簡處簡去所以為可

南皋曰不貳過是不遠復幾希之微或亡故地即覺而歸原是謂復于不遠也蓋在念慮微芒間即照還原所惟顏氏知幾則元善不遠故曰元吉

元素曰與之金與之庾冉子與之五秉庸人不能與惟賢者能與惟聖人為能不必與辭同。遯叟曰狷士苦節即當受者亦辭非為名也玄鷄百結雖受此無用處耳故聖人教以用財之法曰財無用處則不可受有用處則可受與爾鄰里鄉黨既不失當受之義又不虧苦節之守則可受矣蓋通狷者之苦而教以用之之道也

陳潛室云犁牛之子騂且角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角不惟騂而且中程度非謂其周正也本文止有角字無正字

遯叟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渾作一片大段工夫已到此後只須溫養日就月將循環無間而已日月至者要知所謂至者至何地必指一恰好處莫作等閑當其至與顏子無二只未久耳

古言曰季氏使閔子為費宰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反敗莒于鄆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魯之有季氏自此始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叛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費擾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馮少墟曰仲尼顏子之樂乃是樂道非懸空別有樂也後學將道字掃去懸空求樂即宋大儒亦謂孔顏自有樂處不是樂道千言萬語諱此道字不可不辨

南泉曰今女畫之地自限障蔽性靈東向望不見西墻南向望不見北方孔子登東山便小魯登泰山便小天下地豈得而限之吾輩欲希聖若畫定樣子做人日見不足海濶天空日見有餘如畫定做狂做狷即狂狷不能到畫定做聖人即

聖人不能到

袁伯脩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解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夫子夏篤信謹守人也為人者必不謹篤謹篤者必不為人愚意當云君子儒為人小人儒為己蓋為己則狹隘而為人則廣大也孔子嘗曰硜々然小人哉硜々者守己之人也又曰大學在親民親民者為人之人也譬如一家之中嬰孩滿室莫不瞽々然徵飯索衣而被之噉之者則其父兄也嬰孩小而父兄大也故吾所名小人者非加之徇私謀利之徒也徇私謀利謂之惡人豈小人哉吾所謂小人斤々自守之人也自一身之外即為胡越自全一身名節之外即無學問苟有利于人而損己之名決不為也即千萬分有利于人而一二分有損于名亦決不為也夫人一身博六合之廣攢人物之夥而聚為大骸今摠不注思游神于其間獨認自首至足七尺之骸以為我而日局其蓋天蓋地之物以為之閑滕守護竊々焉避毀而遁譏是孟子之所謂從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大人者譬諸海洋變化種々蛟龍種々珠寶然糞壤宿屍亦溷其中也小人者譬諸尺潭清瑩徹底雖置于鱗猶驚怖不定也然世人但覩海洋之濁而不睹其變化之大但取尺潭之清而不知其一無所用此大人之所以棄置于世也當春秋之世則接輿沮溺為小人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為大人當戰國之世則陳仲子之徒為小人而孟子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以應幣聘者為大人

遯叟曰未嘗至偃之室今有人通刺求謁達于左右居官者常將此人記在心頭游揚獎藉延譽賓客是以熟而得士非

真士也有孤踪高舉不通左右居官者默將此人記在心頭
兩地相識不面而合是以疎而得士真士乃見夫為一邑宰
常到面前者應自有人子游却不喜獨將冷冷淡淡不肯常
到面前者一人默々注心子游戒明自是千古一相知也。
高者雖公不至卑者非公亦至戒明循禮無染高行不亢至
義峻潔得道之貞。司馬溫公薦劉元城館職曰公知所以
相薦否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及位政府足下獨無書
此光之所以薦也與子游識戒明非公事不入同意。
李南黎曰孟之反不伐三家怙權同惡啓釁兆孽一旦難至
又觀望逼逼各自為計使齊師直抵近郊如入無人之國孟
氏之師又先奔以貽其君之憂辱之反視為國耻故不居殿
後之功夫子取其不伐與勿殤注錡之衛社稷同意取二子

所以深罪三家

遜叟曰由戶由道是一是二若由道如由戶合下即是道即
是由矣若由道不如由戶合下已蹉過道不是由道矣提醒
由戶二字所以破成見成心之為道者。道從無心處合從
有心處乖人當由戶時任天而動不起念不作見不知其然
而然由道則妄念起矣知見生矣如告子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桮棬迂回合用之道作成妄用之識便與由戶之
由不同。

鄧文潔公曰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
遇渴即飲遇饑即食便是若于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強
矯飾即謂之罔。鄒南皋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此

直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此罔也。此之謂失其本心。○趙伯雖曰：聖人不把義理之性與形骸之軀分作兩樣看。若無義理，便不宜有此形骸。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如草木生機已絕，根幹必枯。此是聖人實際語。二生字作一樣看。○元素曰：人之生也直。聖人只說生直，不說生理直。何以故？生即是直，不直不名生。如知覺運動是生，即知覺運動是直。何以故？穿衣喫飯，回頭轉腦，一一皆是本下靈妙，不用安排，不用做作。驀地如此，合下就是。豈非直乎？如今可曰：我要穿衣，要喫飯，回頭要轉腦，如何使得？故凡起念處，即是枉却本末人了也。即是死却生了也。何以故？罔不名直，即不名生。然而猶知覺猶運動者，幸而存得這一口氣耳。

遯叟曰：仁者先難，如克己復禮。從難克處，克將去，後獲亦獲。其先難者，只着急些子。着急便是欣厭，便是欲。直是難到底，先後一片純功耳。

遯叟曰：齊一變至于魯，如人和氣有餘，火力狂盛，治病者漸抑其和，降其火力，則狂盛者消，氣息奄々。若引若續，由強而還之弱，所謂至于魯也。魯一變至于道，如邪火既消，呼吸僅存，雖見衰弱，然是本末真氣從此培養，本真既還，元神自固。由弱而還之治，所謂至于道也。只一脉下。

楊升菴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其制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書記云：破觚而為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為四

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酒器非木簡也。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然則孔子何以嘆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上。圓象天。下方象地。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圓者。徒取其工之易。而不知失其象。孔子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楚詩書尚法律之漸。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鄒臣虎曰。天下之敗名蕩檢毀常棄法。都從圓來。故觚之體圓。而古人制之以稜。示圓而不可流。若使刃方為圓。去其稜角。流變何極。張侗初曰。從井救人。從來無此痴人。只見得仁有窮處。要尋

絕處逢生法

遯叟曰。堯舜猶病。與欲立人。達人好合。看為立人。達人猶未必便遂爾。○人在世路中。步之顛頭。步之窒礙。是已受不過處。當受困時。有人同此受困者。兩苦相對。兩痛相憐。已之欲立。欲達。何待言。言其視同時受困之人。亦要立地拔起。一齊獲脫。此亦何待言。豈非已與人都在立達欲中乎。仁者一體之欲如此。常人想亦如此。○人非隔膚。便是己身。欲非空想。亦有實事。當知隨分隨地。各有實之在人處。若只空之一欲。便了。則仁全在虛地。無着處。非仁矣。○蘇東坡所至。嘗蓄善藥。有求則與之。尤善釀酒。飲客或曰。子無病而蓄藥。不飲而多釀酒。何也。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此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趣。非

達人不解此

述而第七篇

顧涇陽曰默而識之言悟學而不厭言修誨人不倦言證。遯叟曰默而識之夫子與顏子言終日不違如愚亦足以發默識也。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默識也。○默識者直向元本當體即會有用有言不礙當體亦是默。

趙伯錕曰默識中趣味深長住手不得痛痒閑切不誨不得此時幾非在。我有想像其境而未敢自信者故曰何有於我。○叅曰先賢謂聖賢做功夫愁窮苦與凡心一般此于修德講學諸語一一大有體驗。

周季侯曰德之不修德指性言本體上有些毫走作些毫滲漏縱事之循規只是邊幅功夫。○遯叟曰學之不講之學必

有一番玄解世道人心耀然提醒然後謂之講此先知覺後知先覺之後覺之事若大道不明人心之蒙氣未開經常不著異學之燭亂未息皆講學之責。○六祖壇經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顧涇陽曰申之如也天之如也是靜中妙境。○有直翁者自陳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敬仲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又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之天耶。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之天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張元度自言收拾精神休之以靜敬仲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吾心本無妄而更求乃

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能無過。敬仲曰有過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

張橫渠曰從心莫如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張子韶詩曰向也于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與心相識。你自西來我自東。

揚慈湖解易曰據于德。得也。實得于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為道。以言語之所及為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之為言。非若有若無。恍惚之間。實有而實可據也。○遯叟曰游于藝。人游于執魚游于水。魚與水相化。人與藝相化。初入時道德仁非藝也。志據依非游也。入手時道德仁亦藝也。志據依亦游也。謂依仁後

方游。執者不知靈活之趣也。

元素曰不憤章。此是將達將悟之人。一點便破的。勿看得小了。○張侗初曰不憤不啓。凡教人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他悟門。

元素曰子謂顏淵章。化境難及。一往直前。照摸脫將去。不知是事。非意氣之所能奮也。故曰化不可為。學者須從功夫上做。將未功夫有懼道焉。有謀道焉。有成道焉。業。競。百慮。照頤化乃自達。夫子裁勇者以立教也。○周季侯曰用行章。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概。夫子向顏子商量。用舍正為他本領上得力。子路却全不理會。三軍一問。色相熾然。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正要他認到裡面去。○周海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晦翁曰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

無可藏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取直之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
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晦翁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
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
物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
具窒塞都滿運轉不得夫言有是言本領何等識見註但引
尹氏二語○鄧定宇曰用行舍藏吾人用或有不行的舍之
焉得不藏此何難事而獨夫子與顏子當之蓋用之則行大
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于密也夫子魯國一用便幹許大
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生平所學盡是藏
了到今即欲求其言語文字之粗了不可得何曾識得他中
之淺深此是聖人最妙處○遯叟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機
神奏合在懼兵陰事懼陰氣也必陰氣而後能與陰事合張
皇之人一為一敗十為十敗蓋陰而顯用之機洩而不可圖
矣故懼之所合者微所成者大好謀者周悉萬全若有滲漏
有差錯不成謀矣

遯叟曰富而可求聖人欲挑動凡情不肯便截然說破從吾
所好所好者心相愜也求富者營々徇々極力奔馳意雖不
肯休而至味却不愜適也從吾所好是至心愜適處求富之
人自有令求富者回頭自嘗之

李長卿曰冉有問衛事不曰衛輒而曰衛君蓋已主嫡孫當
立之說不可破○鄒臣虎曰夷欲尊父之命齊亦欲正父之
統總是求安其父之心○或問衛輒之事使夫子在衛亦有
此否胡氏謂立公子郢果得夫子當時處之之意否涇野曰
夫子得久于衛必能化衛輒無此事胡氏之言未必是也或

又問輒當迎父遜國卒不肯立則尊之如唐太上皇之制如何曰如此是告輒以偽矣蓋蒯瞶以淫亂之耻乃人子之情至不忍者非有大罪逆也輒若誠心迎立而蒯瞶能保其宗廟奉其祭祀收其人心反其既往之愆雖靈公生存必不復怒若立蒯瞶以傳位于輒在靈公無遂于立孫之嫌在蒯瞶無怨子之恨在輒無承祖拒父之非父父子子祖祖孫孫豈不各得○遯叟曰怨乎子貢既得夷齊為人又問怨近于誅心之論求仁得仁求便有不遯遂之意當二子相讓時大較費力只二子堅定要讓之不遂則逃使讓而遂可無逃之事矣至于逃以遂其讓之心至于俱逃以各遂其讓之心不逃便無路矣捨得君國受得貧餓方做得二子之事亦可以見心苟真天下無不遂心之事也○遯叟曰繼世如伯夷

不知孤竹君何以遺命立叔齊雖可讓伯夷非不可君國者○若將道理作寬說便是小人而無忌憚以伯夷讓弟以叔齊讓兄是必不可遂的只有兄弟俱逃一着總各得其讓國之本心武王伐紂諫而不從既耻食周粟又只有采薇首陽一着總各得其存商之本心他看本心是處做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不則以父命天倫反國豈無道理可借說又豈無八百國同心天歸人與可借說此皆道理可借而不肯借一意孤行故能成事古人只問本心後人只問富貴却借一題目為外護便直取富貴居之

南泉曰可以無大過象曰澤滅木水而漫木在水中心亭孤立不撓何大過如之獨立不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非曙于大過之旨不能易體貞于一而用或窮或通皆隨所

用而用之以善困者十而九即夫子猶善用困之聖獨恠天生聖賢俾之不用易以開泰財成輔相左右吾民而徒使之熟儉德避難之旨席為藏身之資此世道否泰之大機也。澤戒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上克下巽澤在木上戒木也澤者滋養于木反為澤所戒大過之象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之大與大事過也君子處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之行堯舜之揖讓湯武之放伐比仁人智士之經綸事之大過于常皆此道也澤能滅木而不能使之作獨立不懼也能淹木而不能使之毀遯世無悶也此所謂大過人之行也。

張侗初曰詩書執禮聖人何嘗日日挂口頭只是聖人開口處總是詩書執禮耳

遯叟曰從來為人為學兩概說聖人一生憤樂只在為人上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所欲恣不離憤樂兩境兩境便是聖人通身語默起居飲食任運之常道即為人處此見聖人非以憤樂為學直以為日用之生事爾在發憤時發憤即在樂時二忘字一不知字總見是化境。憤樂是夫子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之樂憤是求通之美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與天地相為流通總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總有些子和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便有隔礙而不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和穢盡除渣滓盡隔不為一毫私意所攬以復其和暢之體耳譬之于目自開自闔原是快活原是樂總為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活欲復本來未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

屑而已。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不踰矩時，還有憤否？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學，至三十始立，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則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不惑，未能不惑，則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未能與天通，則發憤以通其微，知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逆尚存，發憤而後抵于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于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憤樂相生，老而不厭，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學也。此樂人人有，但不蔽于私，失其本心而不能樂耳。

周季侯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上句知之者；下句求之者。這件東西，靠不得聰明，恃不得力量，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對，同的，須從此討得消息出。

遯叟曰：自晦堂老子與山谷談吾無隱爾之義，乃知墜葉天風，秋香滿院，眼前即是妙理。又寶峯英與潘居士共論此義，英笑曰：楚人以山雞為鳳，世傳以為笑，不意居士乃相類。汝祭茶，我起接汝問訊，我起手，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遯叟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此等科指，非聖人不能道。天地人事，合下即入空實二相，一拈便可領取。人即竟日作說，有精于此者乎？覷得此機時，是祭茶問訊，又時墜葉天風，秋香滿院也。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

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
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遜叟曰四教是徹上徹下的顏子克復曾子一貫不離四教
中

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教人從有恒起脚聖人歇脚也未
節又是喫緊為人處恐失了本錢出門不得

孟我疆曰盖有不知而作除却聞見魚良知此與總之是一
家人語相合陽明龍谿尚未明眼○歐陽南野曰良知不由
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之聰明不由視聽而有
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為
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為聰明而惡視聽也伏羲仰觀俯察
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遜叟曰凡知皆

從聞見來生知亦從聞見來夫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所以用聞見也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
河靈心與聞見融洽而流亦聞見也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
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八卦之作之于觀
天地與鳥獸皆聞見也聖人既竭目力為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為方圓平直既竭耳力為繼之以六律正五音夫規矩準
繩六律之作此聖人之生知也然以耳目之力得又聞見也
使聞見可廢當開天闢地之後一切制作從何起乎聖人之
生知從何生乎然則天地之密秘聖賢之靈心由聞見發者
盖亦多矣今日日用之而又欲以高遠之說掃之何也○天
地有是理則有是聞見無是理則無是聞見有是理有是聞

見則有是靈機。無是理。無是聞見。則無是靈機。即人自以為獨發之靈機。直與道悟。不知已。固理與聞見中。反心虛照。當有醒處。天地開闢以後。有二大局焉。曰述。曰作。孔子自任。則曰述。非避作也。綽言作已入述矣。人心有二大知焉。曰生。曰學。孔子自任。則曰學。非避生知也。綽言生已入學矣。學則入聞見。入擇入。從入識。有手眼。有覺悟。皆發于聞見中。發處即生知也。聖人之用聞見如此。知之次也。有階級。有蹊徑。故曰次。邈叟曰。多見而識之。識不作記。蓋流覽上下。有千古之識。然後能開千古之目也。若見是還他。是見非還他。非見善惡。還他善惡。便為是非善惡所囿。無識之人耳。還素曰。仁遠乎哉。試將凡情理念。一齊掃去。就無心處動箇念頭。仁之來復。豈別有一境界。即此便是不待修為。亦無漸

次積德累行。不見加疾。凡夫俗子。初不少欠。何故。仁之至原。未就是欲仁的欲。真果是珠藏衣裏。○梁無知曰。斯仁至矣。見得欲即是仁。若倒一字說仁。便在外。便遠了。

元素曰。聖人每言不厭不倦。是自道本體。學人每言難及。是學他不厭不倦。不厭不倦。如何學得。聖人亦只恁地學之而已。然本躰純全之人。只恁地去。厭倦何處安插。○鄒南皋曰。問為之不厭。是何事。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迹上學。夫形迹。聖人之遺廬也。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所以厭聖人。獨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不已。日。此生機時。此生機歲。此生機。不知老之將至。安得厭。邈叟曰。丘之禱久矣。註云。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斯言也。其矜已甚。即此是過。又何以禱。聖人

分明說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何得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蓋常思改過遷善以求合于神明聖人之素也故曰丘之禱久

遜叟曰君子坦蕩之坦平也世界雖有不平君子見得都是平的蕩之是坦處如此汪之千頃何處尋邊際○世境有富貴有貧賤有利害有毀譽種之不齊之遭君子入富貴而不欣入貧賤而不戚利害不能撼毀譽不能動升沉還之太虛得喪付之感遇無可溢之情無可遣之懷平之蕩之如望海若而不知其津涯也

太伯第八篇

管東溟曰曾子何以召門弟子啓手足也曰小子欲問道啓予手足宛然在也向者雖聞一貫猶未喪我有如臨深履薄

然今喪我矣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戰兢吾知免夫蓋是時亦離生死萬法不着大光明休歇地也晦翁以身體髮膚為言

猶未盡○南泉曰曾子臨終才說出宗門一著吾知免夫蓋傀儡之技已窮線穿木索一齊休之謂非無遺恨之謂也學問到此一步才曉得性自吾性命自吾命萬法皆由心作心既不作法何處有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先儒言之矣學者不透此以心運法以法自縛真所謂將鍼刺骨血淋之不知悔也曾子豈不欲早拈此一步蓋懼學者玩弄放肆流無忌憚故曰聖門曾氏之學獨得其宗又曰篤信謹守故傳之無弊欲透此學必自戰兢未

動容貌云云偶見別集斯猶須也是用力字如云動容貌須遠暴慢下放此

元素曰以能問不能章道體本空人心無物見不能盡故一切相在有與實義理之相也校量人我之相也無見則無相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曾子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未死尚未可已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茲事既死方了也聖賢一生幹當總歸結在死一日未死尚非了事尚有未可者也戰兢求可也朝聞夕死可矣
遯叟曰成于樂成者何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此德之成也成必于樂者何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是以纖微癢瘁之音作而民思憂聞諸娣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

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故先王制為雅頌之聲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集謂聚滯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遯叟曰陽而不散陰而不懼剛氣不怒柔氣不懼乃成之義如皋陶九德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亦此義凡德順而濟之以就于偏非成也參而調之以適于中乃成也

遯叟曰不為已甚之疾又疾之又緩之籠絡駕馭即在此
遯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儘好何云其餘之閏數也才而以德居之不為才動才亦是德性既為所動才只可作閏數耳

王陽生曰不至於殺讀如本字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此言為立志不終者發若作志何待三年

遯叟曰守死善道守死是處變時此變乃非常之變自必有死在守此之謂守死若是認得道理路頭多可以出入猶守生非守死也能守死方說善道為守死用也道與學何分曰學是平時講究如此所該者多道則眼下合用之一着只此一路殷三仁當自靖自獻時箕子曰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既而諫死自其無一言時比干已守定一死矣為宗社諫而死善道也人有道不合死而死者故篤信好學守死摠歸結在善道也○趙伯雖曰好學只為善道用邦之危亂天下之有道無道富貴貧賤之遭動關吾身之死生利害皆有

道在須於此處討分曉

遯叟曰大哉堯之為君為君不落空則天功業皆從為君做出蕩々無能名即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魏々成功煥乎文章亦即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成功歲功成也文章七政齊也皆實在則天處

遯叟曰舜有臣五人章須覩其言外之意夫子蓋有不滿于武王者唐虞之際是堯舜揖讓交會兩邊文王至德不愧唐虞武王取商遂用征誅唐虞可云際周則少却一邊說際不得只夫子言外之意含蓄不露耳不然說周才足矣何故徒及以服事殷却是突起語似與人才全未相蒙○恭曰舜有臣五人章平叙之中有褒貶春秋春秋

周季侯曰達巷黨人錯處在一博字錯認博學是大夫子將博引歸執較量于射御之間只做得一執御之人不必博意在言外如說掉語者

麻冕禮也本文只有禮字不必添義字二節原是一意亂生於僭之生於奢故先說儉後方說泰却從儉不從泰要人反到儉上便知奢則不孫救奢須從儉此聖人持世深心

子絕四鄧文潔公原心論曰論心者曰須識本體夫心之本體在順其初動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曰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棷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是皆欲率其本真不涉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意一動而二三之念繼之又其甚者此念方萌

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則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不墮方體不落計較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毋意之義。楊慈湖曰心與意奚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心二則為意直則為心支則為意通則為心阻則為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鑑未嘗有美惡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必亦意之必固亦意之固我亦意之

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
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
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不知意未作時洞為寂為無
尚不立何者為我意既作時亦未嘗不洞為寂為無尚不立
何者為我。遯叟曰人心平之蕩之陽光宣朗雖入境即
神境意必固我皆落陰界意一舉所着處便入必必
則入固之則入我脉絡糾纏即自謂無我不知不覺已
是我矣陰靈存想無非我矣四字有輪迴之義。圓
覺經云何我相謂諸眾生心所證者譬如有人百骸調適
忽忘我身四肢絃緩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即知有我是故
證取方現我體善男子其心乃至證于如未畢竟了知清
淨涅槃皆是我相又云以已微證為自清淨猶未能盡我
者。

管東溟曰太宰知道不在多能故聖孔子而嫌其多以
多能病夫子誠踈而疑聖不屬于多能見却正也是
以夫子鄙多為少賤之事而以君子不貴賞太宰之知
○梁無知曰太宰知我乎此夫子親口語也後人不信必
又曲為之說蓋太宰以聖學不貴多能故曰夫子聖者
與何其多能也正疑聖不合多能也子貢之言尚多夾
帶故夫子以太宰為知我如此直截而讀者反增曲折
經書之為後人掩者多矣。○龔東洲云吾不試故藝此牢

舊聞夫子之言今聞太宰和我之言始悟前言是不貴多意

象山曰吾有知乎哉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為中虛無事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楊慈湖曰以聖人之道為可知者固未離于知以聖人之道為不可知者亦未離于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趙大洲曰聖人聰明睿知廣矣大矣無不備矣今乃忽揭一高堅之談曰吾有知乎哉如青天忽轟霹靂令人言思無措即有智者能於言下承領否于是聖人自下注脚矣曰無知也予于聖語又妄下注脚曰此無知者不可錯認謂聖人真無知耶則木石無知亦可為聖人乎聖人

到此理窮而性盡不見有知謂之無知實深入智覺之海者也夫常人理路未盡則有未徹之蔽性天未盡則存未化之物故知而有知此固執有之為害也今夫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之不窮聖人猶天然偶一夫未問持空而無所之心故能顯聖人周徧之智而聖亦何嘗有哉惟不有故能豐之而無盡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銅以為巨鍾累月渠之然務成其魁然之形者為其中有砉然之聲也問曰魁然之形成矣砉然之聲安在則告曰在擊之然則聖人之大知亦若此耳。南泉曰聖人之無知以空空故鄙夫之未問以兩端兩端不過是非之謂將鄙夫是非竭盡無餘鄙夫亦空空矣諸聞者未能盡信一日舉以似羅給諫公廓曰此即自空空他利根如是今天下學者終日是非

紛然異同熾然。只為此兩端在其去空之體日遠矣。聖人無知衆人多知。賢人有知聖學只求日損不求日益。○遯叟曰有鄙夫問于我。聖人如何取鄙夫。蓋有聰明材智。即作聰明材智伎倆。有見解意識。即作見解意識伎倆。反不若侗愚之拙心鈍舌。粗淺語不破元性。便足密諦。所以叩其兩端而竭焉。○兩端如註尹氏說鄙夫問時。即他一隙靈光。兩端具在。叩發動也。就鄙夫所以問我者而發動之也。如孟子告夷之。自不莖其親。說到仁人孝子掩親之有道。是至情過不去處。粗處在此。精處亦在此。兩端已竭無餘了。然是夷子不忍薄莖之心。所自具。孟子只與打動他。此心出現。非更益之也。即此見得聖心空之原。無一知與鄙夫。

鄧文潔公曰。仰之數句。不是嘆道之難。乃是嘆道之妙。仰鑽瞻忽。就是卓爾之見。有謂顏子未達一間。謂之一間。猶是隔一層。譬若隔壁之言。顏之于孔。只功夫生熟不同耳。非一間也。○遯叟曰。循之有可持。循博文約。禮是也。善誘文禮中指點之妙也。博我約我。夫子博之約之。屬夫子。○許敬菴曰。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即在文之內。約即在博之時。王龍谿曰。欲罷不能。非不肯罷。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如真陽發于重泉。不達不已。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揀舍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手。○張子韶如有所立。卓爾詩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尚為踈。莫于見處。畱形跡。方信心齋。萬象虛。○管東溟曰。儒禪家有二錯見。大槩以久迷忽醒之影。悟為真悟。又以初發心之解悟。為證悟。若孔子之。

言過此以往。顏子之言欲從末由。則逼真。是望着證境說。欲從莫由。此顏子真見道處。若說有可從。不是此捨筏登岸光景。

梁無知曰。予死于道路乎。與不肯厚葬。顏子同。君道師道。夫子知其有分耳。何必復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叅曰。天原以夫子為木鐸。蓋師位中人。死于二三子之手。何等停當。乃以為臣。是在君位矣。豈天意乎。揚復所曰。沾之哉。沾之哉。急甚。○鄒臣虎曰。沾之哉。三句只作一句讀。意重在沾。但沾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看得待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傲世之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言語行事。有一日不沾否。

白虎通曰。九夷者。何九之為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未亦九也。曰。猷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遯叟曰。吾自衛反魯。有無限深情。夫子一場心事。到此以正

樂結局。○晦翁言變雅之次序。時世不可考。今二雅具在世。次可尋。大雅小雅以體制分。各不相亂。就中各有得所。小雅鹿鳴以下。菁莪以上。成康而下之盛際也。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詩也。沔水祈父白駒黃鳥行野。諸詩有憂謗畏譏流散乖離之象焉。其宣王之衰乎。斯干二詩。宣王之盛也。南山十七篇。幽王之亂也。楚茨四篇。公卿力田奉祭也。瞻彼洛矣。以後又直宣王之世。獨其體制稍降。故次于雅後。漸三篇。幽王之末。東周之漸矣。此編小雅之世次也。大雅文王十八篇。成王之世。周公召公之所作也。民勞板蕩桑柔厲王之亂也。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宣王之中興也。瞻

印召旻幽王也。此編大雅之世次也。二雅各得其所。世次分明。不可移易如此。○夫子周流列國。得商頌十一篇。于正考父。南陔。白華。黍。由庚。宗。立。由儀之笙詩。有聲而無詞。夫子錯列于魚麗諸什之間。晦翁所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皆各得其所之義也。

李長卿曰。水者氣之所凝也。發源于山下。流為江河。放乎東海。經沃焦而復化為氣。與水相循環。雲與雨相升降。此逝者所以不舍。○遯叟曰。天地人事。現在的轉盼已失。摠未在过去。中常人戀着景物。止知見在。不知此過去者。萬化所歸。萬化所出。夫子拈一逝字。宇宙無窮。機括盡在逝處。認出水。上點出。

張侗初曰。譬如為山。若先說進。後說止。便是強弩之末。無轉勢。惟先說止。後說進。衰而復起。絕而復生。有無限鼓舞意思在。

鄒臣虎曰。語之而不惰者。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乎不能自己。處是不惰。蓋描出鈔解之形狀。不是說行時不惰。

南皋曰。苗而不秀。章惟學則變化氣質。如草木之秀茂。學到秀伶儷乾淨。然道又實。亦有畧見些道理頭面。又不肯着實。夫子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顧言。君子胡不慥。爾。何等切實。學惟一實字。照映千古。今謂惟一悟便了。即至縱恣放蕩。亦不顧彼。自以為嘉穀。吾則謂之莠稗。

鄒南皋曰。後生可畏。章人到四十。道明德立。到五十。血氣將衰。却不聞道。這樣人。說到五十。猶是放寬一步。前古聖賢。無不自二十歲後。大立根脚。明道作定性書時。年二十餘歲。白。

沙二十七即見聘君兀座陽春陽明三十餘歲即於龍場有
聞萬里聖途行一步有一步光景轉一處有一處履歷早辦
行程始能涉遠。

梁無知曰異與之言今人混々都作異語之言讀過殊不知
與字極妙謂即以法語之言異與之言耳一字變化如此須
以法字貫在下段方是。○遯叟曰能無從能無悅二字似好
字面然受病正在此不改不繹吾末如之何正此二字作中距
遯叟曰敝衣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胸次高明如此可以進道
故與之及其終身誦又將他極力護持之境一旦奪去失其
所據得處便是失處立地換却現前如脫胎換骨然。○叅曰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好贊嘆是道也何足以臧好捧喝。○子
路終身誦之誦不伎不求如何定他終身曰只此一念專々在

此如護持寶物者知其終不出此窠臼矣此以一念為終身
者。

龍谿曰吾人且未說到可與共權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
可與共學從前種々世情功利熟路便處々斬斷只在道德
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方是適道之基又曰始學之與聖人
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
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又曰
不知淺深生熟是謂凌躐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離衡之
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終而後有權也發端既殊歸宿亦別
○南泉曰夫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是掃上面階級。○李卓
吾曰自孟氏沒而後儒者以活變言權輒以圓通當之以圓
通言權是未見夫權之真體徒以權衡推移之迹妄想而揣

摩之也。蓋權之體非獨聖人有之，衆人莫不有也。出入之作，息冬夏之裘葛，孰非權哉？又非獨衆人有之，萬物莫不有也。魚鳥之飛躍，草木之枯榮，孰非權哉？蓋大化流行，已司其大權，故有生之類，無一物無權，無一息不用權，而獨歸之聖人，何也？衆人于無我之中，妄見有我，惟聖人能無我，此其所以為權也。而昧者以為是權也，惟聖人能用之，不知由衆人以至於萬物，日變化於權之中，而不覺聖人之用，即衆人之用，即萬物之用，而未嘗分毫增且異也。嘗觀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然愚夫愚婦，或憤激於其所為，輒一死而不顧，此士君子所引義以繩之，而謂之微者也。然至於義所當死，即士君子難之，而多方以自解，色且自附於聖人之權矣。乃所以為俯仰趨避之巧也。視愚夫愚婦殺活自由者，奚

啻天淵哉！聖人固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者也。何巧之有？學至適道而立，其地位亦已峻矣。聖人不與之權者，彼猶見有已也。即立之時，何嘗非權？然惟其見有已，則示之以權而不信，此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說也。豈圓通者所能圓通，非權也。而世之惡圓通者，并權而避之，自處于壅塞滯礙之途，以伐其虛空靈妙之性，而謂之守經，不知所謂經者，亦不如此。世蓋有以經比衡者矣，豈知權衡兩物，而經權乃一理哉？自其變易謂之權，自其不易謂之經，其不易者，即其所變易者，其變易者，即其所不易者，故曰權即是經，世之儒者不能明其義，以圓通為權，以執泥為經，貿然而莫知所適，是安知權

鄉黨第十篇

李長卿曰：古者國事必先謀于廊廟，故有廟筭廟謨，非必專

軍帷也。○遯叟曰唯謹爾意仍在便之但謹而不放爾
遯叟曰與威儀中適之貌中作去聲踳踏非踳踏又自中適
梁魚知曰入公門二章敬則敬矣若說聖人之敬如此局促
則非。

黃葵峯曰紺飾齋服緇飾練服齋必有明衣乃以紺為飾似
不相稱小祥喪服安有用淺紅之理檀弓曰練衣縗緣是用
縗不用緇。○古言曰凡服必中外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之
麕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衣次裘之上加裼衣裼
衣上加正服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
民異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日行事蜡祭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
以休息之。○梁魚知曰羔裘服以視朝勵人臣之節故取物

之群而不黨者麕裘服以聘享修隣國之好故取物之善接
其類者狐裘服以息民隆報本之思故取物之不忘首丘者
而緇衣素衣黃衣又別以宜之實寓辨色之深意。○丘毛伯
曰朝覲常服用黑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潔用白見精白
承休意大蜡息民用黃見報功襲土意。○遯叟曰禮曰表裘
不入公門裘在內不在外。○陳錫玄曰寢衣漢孔安國注即
今之被。○禮書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
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王逸曰無所不佩行清潔者佩
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李卓吾
曰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觿玦
佩玉名為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預防文武兼設可
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意不在文飾持假

名為飾耳。

書蕉曰精鑿二字。舂米一石得四斗曰精。得三斗曰鑿。國憲嘉猷曰魚爛曰餒肉腐曰敗魚之爛自內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李卓吾曰割乃宰割之割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有一士者每執割肉不方正之說甚堅周生與之辨未能也一日士買羊以祀周生曰此羊幾何熟之尚有幾何士曰未五斤割而去其不正者又三之二周生曰夫不正者豈有如是之多與而子必不食矣不知此不正者可以奉父母乎否也可以遺兄弟乎否也可以啖妻兒乎否也士不能答曰吾過矣吾何嘗以其不正而不食耶吾少習其言而不察之過也。遯叟曰內則中有醬數般用之不

得其宜則味不調亦能傷人非不備也。梁無知曰惟酒魚量效甚千古糟丘第一人。李長卿曰寢時其氣橫出故止于不言而未嘗不語食時則咽開喉閉故併不言。遯叟曰雖蔬食菜羹瓜皆出少許以祭瓜不作必。

李長卿曰席不正不坐四正四隅各有當坐之席當坐則正不當坐則不正。

遯叟曰鄉人飲酒歲會月會之禮朝廷為養老而設者儺是季冬天子命有司令鄉人大儺之禮一尊高年一尊王章。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大儺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蔡中即獨斷曰疫神顛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是為瘟鬼一居若水是為魍魎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于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

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驅疫鬼也。孤棘矢土彭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洒之以除疫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僂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僂牙虎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棗木幡曲三千里卑枝東西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門主閱領諸鬼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故十二月歲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乃畫荼壘并懸葦索于門戶以禦凶也。

鄒臣虎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遯叟曰禮臣接君必立於阼階病不能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非受生氣。包氏曰車中不內顧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轆轤古人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惟存心亦以養目。

遯叟曰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既覩雉飛鳴而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聖道不行畏讒去國自是天地一阨會讀山梁章氣象慘沮徒見山峙而水清梁木跨之景色蕭然鳥之時鳥之作兩個情景宛然點似讀者如觀畫圖分明聖人一幅去國小景。

岸竟于... 從百... 及童... 以... 中...
孤棘矢上彭鼓且射之以亦九五殺捕洒之以除疫殃已而
立桃人帶索偃牙虎神奈鬱墨以親之偃牙虎神奈鬱墨二
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鬼之囅曲三千里半枝東西有鬼
門萬鬼所出入也神... 鬱墨... 門主閱領諸鬼其
惡害之鬼說以... 故十二... 常以先... 之夜逐
除之乃畫荼... 門... 也

吹... 圖... 人... 圖... 景...
親之景色蕭然... 之... 西... 然... 蕭...
天... 會... 草... 山... 山... 水... 木...
... 姑... 姑... 俱... 矣... 而... 其... 望... 鼓... 不... 負... 焉... 法... 國... 自... 景...
... 史... 曰... 齊... 人... 賦... 文... 樂... 亦... 于... 許... 用... 賭... 紙... 紙... 而... 其... 曰... 山... 系... 紙... 紙...

